

吟詩作對，是古代文人的首要之務，既是仕途名利的敲門磚，也是消遣交際的通行證。必要時，還是攻守交鋒的「武器」。在「地域黑」方面，就是時常要亮劍的。有君子之交的委婉「互黑」，也不乏辛辣的諷刺。

湖南人李東陽，是明朝中期執掌朝政十八年的宰相。他在翰林院作學士時，有一河南籍同僚來拜訪，此人見屋檐下曬有乾魚，便吟詩曰：「曉日斜穿學士頭。」李應聲回答：「秋風正灌先生耳。」兩人拊掌大笑。因為當時湖廣（包括湖北湖南）人有「乾魚頭」的外號，而河南有「偷驢賊」的民謠。所以兩人各以「魚」「驢」指代對方。

比李東陽稍晚一些的李時、夏言，也都官至大學士。李是北直隸（河北）任丘人，夏是江西貴溪人。某日聚會，李時出一上聯：「臘雞獨擅江南味」。江西人喜好臘味，當時多以「臘雞」嘲諷江西人，所以李時以此戲弄夏言。夏言略一思索，對出一下聯：「響馬能空冀北群。」諷刺河北

杜江的堅守

新片《烈火英雄》中主角出場的第一個鏡頭給了杜江飾演的馬衛國，當時馬還是江立偉的副手，開場戲就塑造了險境裏的馬衛國。江因失職離隊，馬接任隊長卻遭到父親等家人的淡漠。油庫火災危急全城，馬衛國與江立偉相逢火海，馬衛國帶領戰友堅守到最後一刻。他從生死線上凱旋回家，父親身佩舊勳章向他敬禮。馬衛國見證了此次緊急救災前後戰友的命運，自己也參與其中以蛻變與成長，按戲份與出場順序而言，他也是該片男主角。與江立偉英雄壯舉的主動性不同，馬衛國在火災中最突出的戲劇動作就是堅守崗位、阻止生化倉庫燃爆，幾乎沒有強烈的外在動作與行動主動性。在規範的固化情境中，杜江通過眼神塑造人物內心世界，調動觀眾的情緒共鳴，為全片情感昇華做了基石。

我首次看杜江的電影是《羅曼蒂克消亡史》，他飾演一個小配角，在巨星雲集中他的表演毫不遜色。因為很少看電視劇，也一直沒看過《紅海行動》，所以我第一次在柏林遇到杜江時，對他的印象還是《你好之華》

老同學從美國回鄉探親，帶來他在國內實習的兒子一起喝茶。小伙子在美國大學讀電腦，大二，實習單位是這裏一家超級計算機研究中心，專業對口。他落落大方，言行得體，是個性格陽光的大學生。

他生在國內，一歲半時赴美跟隨讀研的父母。我和他父親在紐約吃飯時他還沒生，此次見到，真有「兒女忽成行」的驚喜。再一交談，從「問我來何方」的開場白，到美國當代政治，中西文化差異，他顯得有禮貌，有思想。平常的同學聚會因為下一代的加入而少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的惆悵，多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的喜悅。

小伙實習的地方過去是用數字標識的「保密單位」，坐落在荒郊野外。他住祖父母家，每日坐公交通勤，早出晚歸，不辭辛勞。他說目前還在學習，因為程序建構與他在美國學的有很大差別，不過不久就能具體操作，開始編程了。我對電腦是外行，但看他面對枯燥的基礎知識不急不躁，沉穩好學，必須點讚。又說到與同事相處，第一天上班，別人勾肩搭臂表示親熱，他還不習慣，因為美國人重視個人空間，萍水相逢不可能做出親熱舉動。他隨後想到北歐人的「冷清」，南美人的「熱烈」，都是風俗習慣、文化差異所致，也就釋然了。他也對本地的歷史文化興趣濃厚，想去參觀博物館，還表示會做飯，吃得慣。

結識這位小友，我不由感慨美國教育的一大成就是培養出能與成年人有效對話的人才。哪怕年齡、背景、性格有差異，一般美國大學生與人初次見面就能言談甚歡。這不僅是情商高的體現。在瞬息萬變的當今社會，擅長自我表達與與人交流亦能夠促進終身學習，天天進步。

虛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強盜出沒。字面對仗工整，又都語藏機鋒，含沙射影。半斤八兩，又打了個平手。

這些「地域黑」是友人之間的文字遊戲，才思敏捷，無傷大雅。但有時氣氛就不那麼融洽了。與李時、夏言同朝為官的廖道南、倫以訓，也都是進士出身，但官位不及李、夏那麼高。倫以訓就是明朝廣東第一狀元倫文敘次子，而他本人則是會試第一（會元）、殿試第二（榜眼），父子相繼，是科舉史上的一段佳話。

廖道南為人善於鑽營。嘉靖皇帝不顧朝臣反對，執意要將自己的生父供奉在太廟。而廖道南積極上書迎合，得到皇帝寵信。倫以訓對此頗為不齒，兩人關係不睦。

某日，廖對倫說：「吾有句云『人心不足蛇吞象。』」倫即回敬一句：「天理難容獺祭魚。」因當時對廣東人有「蛇蠻」之謂，而廖道南與李東陽一樣籍貫湖廣，也做了一回「乾魚」。

瓜園

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五、六見報

中的當代暖男。在柏林獲獎片《地久天長》中他飾演負壓多年的生存者，與他自身氣質相反。杜江生於八十年代中期的山東，安定優良的家庭環境使得他坦蕩真誠、親和正氣，他濃眉大眼的英俊五官，符合了東西方關於完美人格中的英雄審美，他有着制服男性的天然氣質。這種本色魅力，加上他對人物內心的塑造，使得《烈火英雄》成為杜江最具表演實力的電影代表作。

從柏林回國，與杜江夫婦成了見字如面的微信網友。上月初的深夜，收到他發來的邀請，我回覆他屆時一定會去《烈火英雄》首映，他發來一句叮囑：「寫到小本本上。」我想，杜江心裏一定有個小本本，書寫着所有相遇相知的美好時光。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開向世界的窗戶

上某回提到，我有一位朋友正在搬家，新居位於一幢舊房子，窗戶很小且伴着厚實而高的大窗台。朋友對此甚為介意，於是，我指着窗戶旁的一面大白牆說：「要不在這裏掛一幅大畫吧？像一扇窗。」

「一幅畫像一扇窗」這老舊的比喻當然不是我發明的，它的出處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名「通才」，他集作家、詩人、畫家、建築師、建築理論家、哲學家，以及密碼學家於一身。你以為這個人是達文西？非也，他是阿伯提（Leon Battista Alberti）。

阿伯提成名於佛羅倫斯（現今在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便可找到他的雕像），但有所不知，根於他作為私生子的身份，阿伯

辨識真假

文物常有真假，買賣需要辨識。文字語言或是電視媒體，人的角色也常有真假，也需要辨識。

內地一名老人常以不同身份在電視上推銷藥物保健品。她忽而是名醫，忽而是學者，忽而是蒙醫後人……三年裏用九個身份，頻繁地出現在各電視頻道，為虛假醫藥、保健品代言廣告。最終被揭發，這名自稱「劉洪斌」的名醫、專家、學者推銷的藥品、保健品、食品屢上黑榜，有的甚至被抽檢出含致命的蘇丹紅，被立案專辦！一個騙子竟扮演了多個角色。

香港的電視廣告有無虛假成分？那些過分吹噓功效的保健品、藥物，只能騙騙一些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曾經，我無法將這個蓬頭亂髮的流浪者形象，跟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詩人聯繫在一起。或許是一種浪漫預設，影響了我對詩人的潛在想像。隨著閱歷的增長，我對於詩，對於詩人，有了更多認識，才驚然驚覺正是有了那一段顛沛流離的經歷，讓他開了眼，看到大唐帝國太平盛世後面的真相——「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那一年，四十四歲的杜甫好不容易討到一個卑微的官職，可是當他從京城回到奉先時，聽到的卻是家人的號啕大哭，年幼的小兒子已活活餓死。這就是天寶年間的社會現實，連年開邊征戰，窮兵黷武，百姓苦於戰禍徭役，民不聊生。安史之亂爆發，唐明皇倉皇出逃，他也開始了一生中最艱難困苦的歲月，離亂漂泊。有一天，他投宿在石壕村

萬古空濛發中靜

很多年前，遇見一位朋友，他對收藏宋代至清初三朝的名家水墨畫特別有興趣；曾特意往東瀛，不惜重金購得一幅「南宋禪畫大師牧溪」的代表作，視為至寶，輒展示人前，炫耀不已。可惜，後來經博物院好幾位書畫鑒別專家細辨，證實是東瀛作偽者臨仿的贗品。據知，牧溪（谿）是四川人，本姓李，出家後法名為「法常」，享壽約六十多歲，生平事跡，鮮有記載。歷來不少畫史和畫冊也忽視了這位大師；留存國內的真蹟如鳳毛麟角，僅有一部分作品。十三世紀中葉時被東瀛派遣來華學習佛法的聖一國師帶走（因與法常同是徑山寺無准禪師的弟子），包括著名的《觀音》、《猿》和《鶴》三連軸（緝本「三

每天都要用心過生活

前不久，帶一群本地傳媒專業的大學生去內蒙古採訪寫作，身為指導老師，我不斷向他們強調：要懷有好奇心，大膽地向受訪者提出內心的疑問。因為只有本着對採訪對象和採訪事件的好奇，才有可能避免只去問對方希望你問的問題。

其實，好奇心又何止在採訪中？我們過的每一天，都要保持好奇心，因為「好奇心能夠幫助你找到潛藏在庸常的每一天的新鮮點，妙用無窮。」

以上是日本美學生活家松浦彌太郎在《今天也要用心過生活》中提出的主張。本欄早前曾介紹過他的《100個基本》，對於甚少觸碰實用書的我

善良蒙昧的人。那麼，近日香港影視媒體在現場訪問的人呢？原來也有假貨！近日香港發生了一系列令人心寒寒冷的惡行，全部真相人們正靜待相關部門的消息發布，但「記者」現場訪問「途人」的鏡頭常見於視頻平台。有的「途人」在適當的時機適當的場合出現，搶在鏡頭前七情上臉地控訴、陳情，以博取同情和認同。

但恰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些「途人」演得過分投入，引起了大家懷疑。網上的視頻已揭出了一些「途人」的真面目。原來他們是某些政黨的「臨記」，常在鏡頭前據劇本背台詞，為暴徒解畫、為暴力說辭。判斷是否「臨記」其實是有細節可循的。一個

詩人，在離亂漂泊的路上

，正好遇到官府抓夫。差役拍門，家裏的老翁慌忙翻牆而走，老婦人打開門，即被差役厲聲训斥。老人聲淚俱下訴說家中苦況，三個兒子都去了服役，一個兒子剛捎來信，說兩個兄弟剛剛戰死。家裏除了一個還在吃奶的孩子，已沒有男丁，而孩子的母親連一件可以出門的完好衣服都沒有。縱使如此，差役還是把老婦人帶走了。這一夜，詩人一直隱隱約約地聽到幽咽的哭聲，到第二天早上，家裏跟他告別的僅老翁一人。這就是著名的樂府詩《石壕吏》。詩人身處一個飄搖動盪的大時代，真切地感受到民間疾苦，而他也邊走邊看，又如實記錄所見所聞，於是有了「三吏」「三別」，而這些非虛構社會實錄也鑄就了他的「詩史」地位。

「萬里悲秋常作客」，詩人大半生都在漂流浪跡。在同谷，一家人飢寒交迫，只能

兒女忽成行

日人自古以來籠統地把牧溪作品歸入「禪畫」，實難以窺其堂奧，更不能感悟和領略其藝術境界。牧溪基本上是以十分生動率真的寫生造形手法，順其自然的簡約筆墨，流露出自我心中直覺的感受；下筆和皴染快速，好像並無法則，但筆墨所到處無一不是法。並非如日人解說「是運用神秘的形而上語言」，而只是中國水墨畫的寫意，以對比較強的構圖和自然的意象，展示他內心一片寧謐靜穆的無邊世界。縱使他活用董源與巨然的「披麻皴」，以及近於梁楷潑墨的灑脫手法，但自爾成局，別具意境。例如附圖著名的《漁村夕照》圖（《瀟湘八景》殘卷局部），寫江南山水，煙嵐輕漫，氣象渾茫，遼遠幽邃，光影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以及某種與世界相處的方式，真誠地分享予讀者，鼓勵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尋找突破和改變，進而創造一個獨屬自己的愉悅空間。

當我們越來越習慣於程式化的生活，不妨將此書當作一部枕邊書，時不時拿起來翻幾頁，給漸趨冷漠麻木的內心施肥，那種感覺或許就如陽光穿透雲層——敞亮又開闊。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

敷飾畫作的做法（這手法得到文藝復興時期另一位大師級藝術理論家錢尼尼推崇），阿伯提認為這手法太過矯飾，而這「開着的窗戶」應該正當的呈現與自然平行的「人為的自然」。從此，阿伯提的繪畫觀，成為了西方繪畫的基本原則，直至現代抽象畫的出現。

回到現實，「要不在這裏掛一幅大畫吧？像一扇窗。」我對朋友說：「那麼，你想要看見什麼的風景、什麼的世界都可以了。」豈知朋友答道：「傻的嗎？一面大牆，當然要放櫃子！哪有這麼奢侈的世界。」

普通讀者

米哈

m.facebook.com/mihaandlouis

逢周一、三、四、五、日見報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一、三、五見報

夜語心燈

捻橡樹籽、挖土芋充飢。詩人的手腳凍裂，皮肉壞死，衣褲短得蓋不住小腿骨。直到流寓成都，才蓋起一座茅草屋有個暫時的安身之所。棲身這破敗草堂，他做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的夢，只要天下寒士都能安居，「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這就是詩人的胸襟，以己之苦，度天下人之難，心懷蒼生代生民發言。終於，我懂得了詩人為何為詩又為何。他非因身逢盛世而留名，乃因直視人間苦難而偉大。

萬古空濛發中靜

交錯，意境虛和蕭散，使人感到萬古空濛，「天籟發中靜」，與大自然為一，物我兩忘。

閒性閒情

李英豪

逢周五見報

以及某種與世界相處的方式，真誠地分享予讀者，鼓勵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尋找突破和改變，進而創造一個獨屬自己的愉悅空間。

當我們越來越習慣於程式化的生活，不妨將此書當作一部枕邊書，時不時拿起來翻幾頁，給漸趨冷漠麻木的內心施肥，那種感覺或許就如陽光穿透雲層——敞亮又開闊。

以夢為馬

管樂

逢周五見報